

时光机
我很忙



出版人
莫峻
的人生图文全纪录

曾经的小狮，
现在的莫峻，

他的文字里总能看到自己的青春

I'M BUSY
THE TIME MACHINE

莫峻 / 作品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时
光
机

我
很
忙



I'M BUSY
THE TIME MACHINE



莫峻 作品

MO JUN 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机·我很忙 / 莫峻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511-1703-6

I. 时… II. 莫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7532号

书 名: 时光机·我很忙

著 者: 莫 峻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特约编辑: 宋惜菲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小茜设计

内文设计: 小白TWO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214千字

版 次: 2014年3月第1版

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703-6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谨以此，
记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和最诚挚的相伴。

陈宇 烟弓

家之 邵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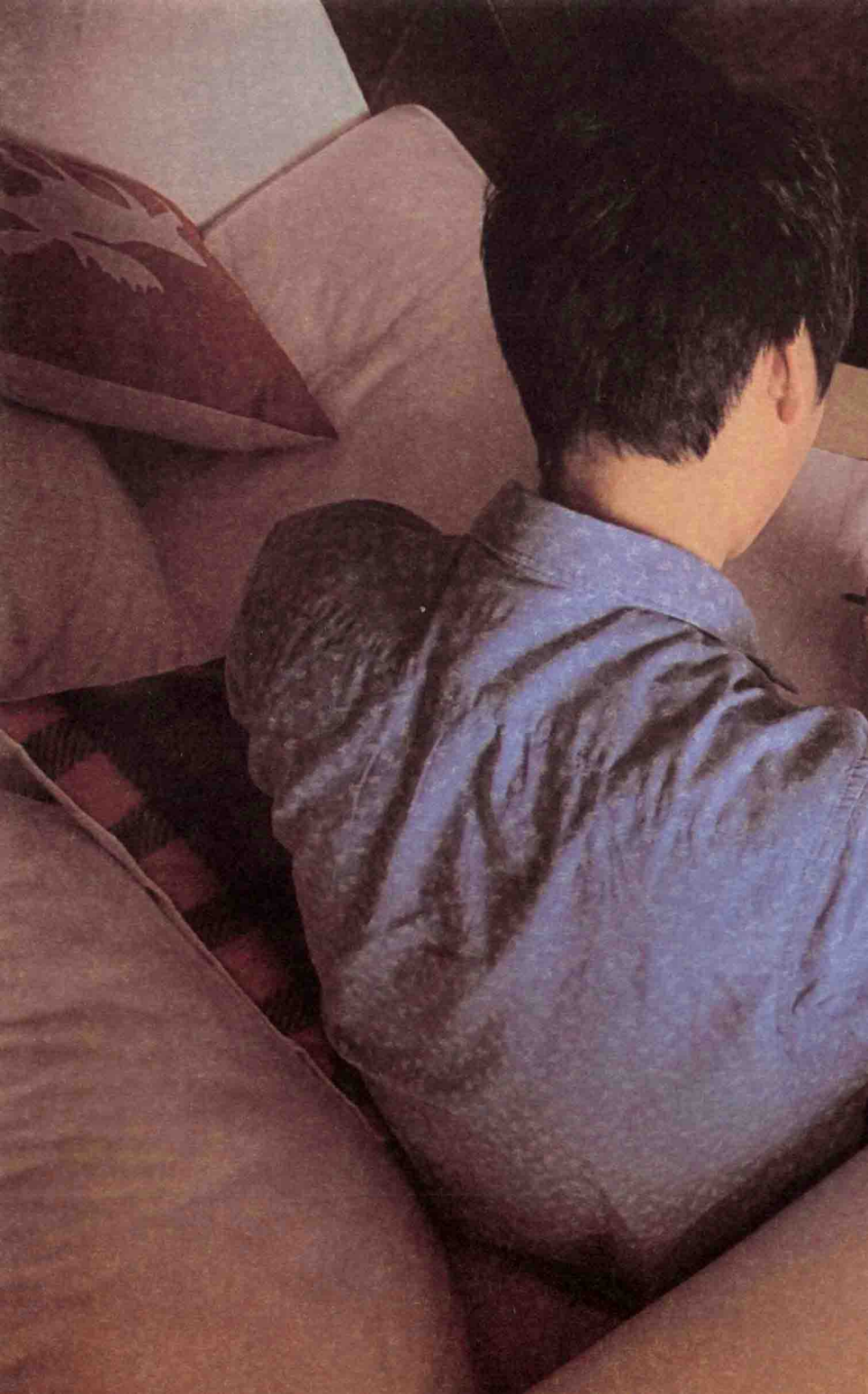
陈旭(小旭)

胡晓 李

若若梨

豌豆苗

花杜



A photograph of a desk with a pen, a cup, and papers. The scene is dimly lit, with a dark surface and some papers scattered around. A pen lies horizontally in the upper middle. To the left, a small cup with a blue pattern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.

/ 他和他的故事 /

她与他，
我和你，
都是世界上最渺小的存在。
他们的喜怒哀乐，
我们的悲欢离合。
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小小小的存在。
就像流星划过天际，
转瞬又消失。
就像流星，从未划过天际一样。

目 录

她和他的故事	1
与你有关的3650个日子	74
跑过盛夏的少年	142
后记	227



/ 孤 鸟 /

有些孤独是注定的。

秋去冬来，候鸟成群结队往南飞，那些被遗忘在芦苇水边，只能听着翅膀震动的声响，被鸟群的阴影覆盖然后又迅疾地逝去的鸟儿是孤鸟。它们的孤独是注定的。

我们的学校，我们曾经读过的班级也经常有那样的人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总是被人取笑捉弄，被大家孤立。他们没什么特别，无非家里穷些、长得丑些、性格懦弱些。他们的孤独也是注定的。

初中时，班上有个男生，几乎是所有同学的公敌。女生自然是看不起的，平时总是退避三舍绕道而行，男生饭后心情好一点会戏弄他一下，然后

三五成群哈哈大笑，隔三岔五便会将他堵在教室后面的角落，教训呵斥。

那时都还小，讨厌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，畏畏缩缩，穿着破烂，成绩也不好，在一起没面子更没意思，理所当然就疏远了。排斥一个人更是无所顾忌，无非同学都如此，不排斥担心被取笑，被视为异类，或者干脆没有思考盲目地从众，所以说无知和天真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残忍。

我心底比较软，一直待他和颜悦色，有时看不过还会帮他几把。

但是有一次，他简直把我气疯了。

他私自拿了我桌上的笔记，回到家里我才发现书包里没有笔记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又原路跑回学校找，自然是没找到，回到家作业也没心思写，结果第二天怏怏不乐地去上学，他笑着凑过脸来说还我笔记，我登时就心头火起。

噢，我待你不错，所以你就随便自取了呵，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看来还真不能对你那么好啊。

虽然一直跟自己说，不要受到他人的影响，不要跟他人一样肤浅。但是现在我想，那天我的所作所为还是潜移默化地跟他人一样了。骨子里看不起他，充满了可悲的优越感。

那时我当众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他，自此和他疏远起来，再也没有理过他。

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班上出了谣言，说我暗恋班上的学习委员，言之凿凿，更有一封号称是我手写的情书出现。

我拿了情书研究，字迹像我，但并非出自我手，同学却都不信，说着“明明是你写的，装什么。哟，还暗恋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啊”，说完一脸坏笑。

真是处心积虑啊，模仿我的字迹到这种地步。

我研究留意了很久，后来才发现原来罪魁祸首是他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我还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一句话：×××（我的名字），我恨你。

我愕然，他居然怀恨我到这种地步。

我一直不解，很多年后，我突然想起，跟朋友提及此事，说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按理说我远不是对他最恶劣的，甚至对他还不错，为什么他不恨那些最冷漠的人，却恨我呢？

朋友说，这很简单啊，因为他当时已经当你是朋友，唯一的朋友，没想到，你其实和那些人一样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像是被枪击中，满满的愧疚将我淹没。在最无助的时刻，我原本可以帮他一把，却变成和众人一样冷漠。说得对，其实潜意识里，我和那些人骨子里也没什么区别，甚至更加的道貌岸然、冷酷伪善。

在我们的一生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孤独的人。

他们失败，他们潦倒，他们自闭，他们怪癖，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更脆弱一些。每个人都会遭遇脆弱，每个人都不是生来坚强，每个人都有眼泪，每个人都害怕孤独，你也有过孤独的时刻，你在那样黑暗的时刻，也渴望微笑、渴望阳光、渴望善意、渴望友好。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，很孤独，就像一只被遗忘的鸟，请给他你孤独时渴望的那些东西。

他们会用心记一辈子。

但就像《欢宴》里墨小芭写到的一句话，爱你是一种孤独的心情，爱情让我度过了孤独的青春，却让我整个人生丰盛。

或许，比起世俗的人情冷漠，有的时候，孤独也是好事。

只有野孩子在唱歌
——写给程落薰



张爱玲写自己做过一场天才梦，年少时自命不凡，等到长大后所有现实问题逼到眼前手忙脚乱时，才发现一切像是大梦一场，自己原来泯然众人无足轻重。每个人的成长都像是做梦一般，一开始总是充满想象，就比如年幼的时候我们总是大言不惭天马行空，要做科学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、哲学家，以为无不可为，等长大后科学家成了修车的、画家成了粉刷匠、音乐家只能吼KTV、哲学家只能在微博上无病呻吟。

小的时候我也想过当国家主席（……），也总以为自己与众不同，等到见到的世界越大，了解到这个世界更多，同时发现总有一些单词我死活记不住，总有一些五音谱我总是唱不准，总有一些数学题我始终做不出来，而其

他人能，这才大受打击却又不得不承认，原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六十亿人口中，微乎其微名副其实的普通人。地球上99.9%以上的人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人叫小狮，不知道他是男是女，不知道他是杀猪的还是搞出版的，如此默默无闻从生到死。想想真是沮丧。

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住着另外一个自己，他追求自由，他秉承天性，他特立独行，他备受肯定，他不用复制他人的人生。

很多人包括你可能都这么想了，但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。

你活了二十年，却没有谈过恋爱，明明喜欢一个人，却故作疏远，连主动说句话都不敢。

你明明很想参加元旦的演出，甚至想表演一场独舞或者拿出让旁人惊讶的特长，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对你刮目相看，可是为什么等到别人问你要不要参加的时候，你却摇摇头说算了呢？遭到老师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你有多想据理力争，怎么却点点头，说老师我知道了，下次再也不会了？

只是偶尔的时候，看着成为焦点的别人，会感叹地想，我心里也有一个野孩子呀，他就跟你们一样洒脱自如人见人爱，我是多么渴望像你们一样。

青春短暂，但你没有刻骨铭心地爱过；青春短暂，但你没有跟闺蜜一起傻笑过疯狂过；青春短暂，可是有些事情你一直不敢做；青春短暂，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却从未去过……

所以尽管程落薰爱的人早早地离她而去，尽管朋友都已获得幸福她依然孑然一身，尽管她再次遇到爱情却明白那只是泡影，她依然何其幸运。

她是我们的野孩子。

她遇到林逸舟这样的爱情，一生仅有一次的刻骨铭心，爱过一次哪怕就此老去；她拥有康婕这样的友情，一起度过傻笑疯狂却依然灿烂无比的时光，一个就足以相伴一生；她做过粉笔灰这样率真大胆的事情，即便有错，却弥足珍贵地遵从了自己的本心；她拥有天性敏感不羁的内心、放纵喧嚣的灵魂，即便时时迷茫痛苦，从未获得世俗的幸福，却收获了对人生以及生活的诸多感悟；她曾二十岁的时候独自出发远行，尽管短暂得到又彻底失去，

却开启了新的世界，触摸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以及命运的无数种可能。

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程落薰已经替我们做到了。

而那些我们无法体会的失落、绝望、痛苦，程落薰也替我们承担了。

她从高处跌落在坚实的大地上，终于意识到自己只是普通的女孩，一直充当配角的好朋友结了婚她却没有获得幸福，她终于从又痛又美的梦中醒来。她开始不再感到寒冷，像所有试图与生活抗争最终铩羽的野孩子一样，像所有曾经怀抱梦想后来梦想又破碎的你们一样。

青春老去了，由青春豢养的野孩子也只能在痛楚中拔掉身上的利刺，才能融入人群中，坚韧地行走，寻找生存的果实，度过像冬天一样寒冷的老年。

可是她有着人们从无机感触的自由到醉生梦死的回忆。

循规蹈矩按部就班、重复着别人人生的你，会不会在很多年后后悔，心中那个野孩子，原谅我一直没能带你去外面看看，然后发出一声真切的哀叹？

无拘无束的野孩子都会唱着这样的歌：

有谁会让我觉得这夜晚还有期盼，我就会跟着他去远行。

野孩子永远待在夜晚中，温柔又戒备地注视着黑暗里这个瑰丽缤纷的世界。

而我们坐在千篇一律的灯火里，局促地享受温暖，眺望窗外，想着那时春光正好，我们都还年轻。





/ 曾误以为世界美丽 /

我想说的是一件很远的的事情了。

两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里，跟今晚长沙的天气差不多，天寒地冻，风声呼啸。我独自去螃蟹看周云蓬的演出。

那天晚上人不是很多，演出嘉宾是长沙本土的一支小众乐队，两男一女，词曲均由年仅十七岁的男主唱创作。风格实在是小众到了极点，词曲唱腔是怪异的后现代风格，不知所云又处境尴尬。观众百无聊赖地喝着酒，等

着心中大牌的到来，对这支明显青涩的乐队并无太多耐心。

十多分钟过去了，有些人皱起了眉头，抱怨着：怎么还不完啊，这谁啊？

抱歉我也不厚道地厌烦了，但是那一刻心里又满是惺惺相惜的悲凉。

这是一支注定无法成功的乐队，这是一支注定没法走太远的乐队。但是他们又那么认真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演出而已，他们郑重地换上了得体的戏服，精心描绘了适宜的妆容，换来短短二十分钟的匆匆演出，以及寥寥百位心不在焉的观众。

他们用了百分百的尊重，我们却吝于给予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
上个星期，我去民谣酒吧看幸福大街的演出，照例是演出嘉宾先暖场。

他一上台我就认出他了。

歌还是一样的歌，人还是一样的人，演出嘉宾也依然是演出嘉宾。

唯一不一样的是，他的队员不见了，两年时间并不长啊，却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他仍然坚持他的风格，是他自己选择了孤独。

当然没有人愿意孤独，孤独前必然是按部就班的嫌隙、争吵、决裂、失望。

整个世界似乎都抛弃了他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梦想起航时都莫不过是华丽的船宇，斗志昂扬兴奋上路，满载鲜花和掌声啊。

然后，在理想的路上必然是砸了些钱。长沙有那么多微不足道朝生暮死的乐队，不是每一个都能有成为演出嘉宾的机会，而且那么一意孤行，想必也碰了些钉子受了些众人的冷嘲热讽，这都是理想路上必经的风景啊。

理想其实是最私人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不能分享，也不能分担。

他的歌私人小众，又两年如一日，不肯妥协，注定众人要四分五裂。